

吳氏評本昭昧詹言

培新敬署

土岐文庫

文庫17

W58

6

10

15

20

25

30

35

5-6止

文庫 17
W58
6



昭昧詹言卷二十

蘇黃

桐城方東樹



蘇子瞻 東坡只用長慶體格不必高而自以真骨面目
與天下相見隨意吐屬自然高妙奇氣肆兀情景湧見如
在目前此豈樂天平敘淺易可及舉輞川之聲色華妙東
川之章法往復義山之藻飾琢鍊山谷之有意兀傲皆一
舉而空之絕無依傍故是古今奇才無兩自別為一種筆
墨脫盡蹊徑之外彼世之凡才陋士腹儉情鄙率以其澹
易卑熟淺近之語侈然自命為吾學蘇也而蘇遂流毒天

詹言二十

昭和六年二月二日
土岐善庵氏寄贈

010185185449

下矣政與太白同一爲人受過然其才大學富用事奔湊亦開俗人流易滑輕之病

題寶雞縣斯飛閣 此思歸作也起述作詩本意中四寫閣下所望之景奇警如見收曲折又應起處不得歸意

宿九仙山 起二句敘題本事三四就本事點化自然高妙後半所謂大家作詩自吐胸臆兀傲奇橫不屑屑切貼裁製工巧如西崑纖麗之體也

病中遊祖塔院 先寫遊時景與情事風味別勝不比凡境三四寫院中景五六還題病中兼切二祖收將院僧自己締合亦自然本地風光不是從外插入

孤山柏堂 只如題敘去而興象老氣自然如秦漢法物非近觀時玩公之本色在此嘗謂坡詩不可學學則入於率直無聲色留人處所謂學我者死

竹閣 用本色敘題三句一例而用事尤入妙如此豈他人所及五六還竹仍切白結句超妙入仙遊祖塔院安心竹閣海山白鶴用事切而點化入妙李義山所不能 古人用事用字未有無端強入以誇博及隨手填湊以足吾句字爲食料者也白鶴言不重來卽茫然意至蕭郎及渭上尤人所不能及必如此方可謂之深博今人非不用事只是取題之合類者編之不能如此切也世人皆學東坡

拉雜用事頃刻可以信手填湊成篇而不解其運用點化妙切之至於斯也

開運鹽河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僧清順 起敘題而其

景如畫三四水陸寺五六宿時情景收宿字及寄清順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並下三首 只著意鄉

情詞意真切而造語偶儻奇警令人吟詠不盡 三首用

圓澤事尤妙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 此詩無奇開凡庸

滑調

和子由澠池懷舊 此詩人所共賞然余不甚喜以其流

飛鴻印雪留
為千古故實

自為名集

易

壺中九華 一起奇氣後半平易近人

有美堂暴雨 奇氣

次韻穆父尚書侍祠郊邱 只五六佳三四宋調吾不取

八月七月初入贛過惶恐灘 此亦宋調吾不取

儋耳 三四奇警

子以事繫獄史臺獄遺子由 此亦宋調雖有警句吾不

取

贈虔州術士謝晉臣 此首妙有奇氣章法亦往復

與秦太虛參寥會於松江關彥長徐安中適至 前半奇

此坡律之極
佳者在氣勢
質健不以格
調論也
此亦觀其意
境之高卓

氣

與述古自有美堂乘月夜歸 前四句往復有味

次韻述古過周長官夜飲 太快無頓挫

祭常山回小獵 瑰瑋五六境象佳

張子野買妾述古令作詩 無味

朝雲詩 無留人處

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奇氣一片

壽星院寒碧軒 奇氣一片

黃山谷 山谷之學杜絕去形摹盡洗面目全在作用意

匠經營善學得體古今一人而已論山谷者惟薑塢惜抱

二姚先生之言最精當後人無以易也

欲知黃詩須先知杜真能知杜則知黃矣杜七律所以橫

絕諸家只是沈著頓挫恣肆變化陽開陰合不可方物山

谷之學專在此等處所謂作用義山之學在句法氣格空

同專在形貌三人之中以山谷為最此定論矣

題樊侯廟 此即詠懷古蹟詩中句句有題廟之人在所

以為得真用 起二句先寫廟兀傲三四點題跌入五六

事外遠致即歲時村翁意收仍寫景餘音不窮較入議論

墮理趣窠曰者超絕入妙 詠古最忌入議論墮學究腐

套若但搜用本題故實裁對工巧為編事之詩尤為下劣

義山亦沈著
恣肆絕宕開
合不如此不
為大家矣

吾不喜此詩
以其無味

案

大家只自吐胸臆或以題為賓借作指點則必有實事及已所處以相感發又章法變化出以奇詞傑句此雖言詠古而凡作詩發付題目皆然矣若題緒多者則又以曲細交代還題為工即此是詩律也

徐孺子祠堂 與前題同起二句分點三四寫景五六所謂借感自己收切祠堂高超入妙即五六句中意今人尚笑古人冷淡則我安得不為人笑但有志者不顧也未句所謂興也言外之妙不可執著姚先生云自吐胸臆兀傲縱橫豈以儷事為尙哉三四即老杜杉松二意
紅蕉洞獨宿 此悼亡詩以第二句為主三四情景交融

即如所解亦無味之至矣姚評推許亦過

亦無味言情處亦乏深致

此則佳矣

切宿字所謂奇詞傑句者後半只敘情而已

池口風雨留三日 起句順點次句夾寫夾敘三四以物

為興兼比五六以人為興收出場入妙此詩別有風味一

洗腥腴

登快閣 起四句且敘且寫一往浩然五六句對意流行

收尤豪放此所謂寓單行之氣於排偶之中者姚先生云

能移太白歌行於律詩愚謂小謝冬日晚節事隙等篇山

谷所全本可悟為詩之理

夏日夢伯兄寄江南 一起四句亦是一氣而出五六句

意生新特避熟法收補出題外更深親切 此等詩只是

無味

豈有如此作
法
此首語意生
新

真清新古健不膩不弱不熟不俗不與時人近讀之久自
然超出尋常滑俗蹊徑從王仲初李處士故居出

贈清隱持正禪師 意味字句清超不食煙火山谷本色

題息軒 三四皆從次句竹字興出五六切息字即起收

意前四句軒後四句息

郭明府作西齋於穎尾請予賦詩 起原題三四作齋五

六還題收入自己然余嫌其習氣空套

題安福李令朝華亭 先寫亭中四句亭上所見三四又

切朝字以為合結五六形容活相造句奇警

送彭南陽 起四句一氣湧出五六切令尹姚先生云結

淺直不佳 大約類敘情事細細貼題出之以對偶使人
不覺寓單行於排偶而又極自然無強梗齟齬所以為佳
此是一派

答龍門潘秀才見寄 起兀傲一氣湧出三四頓挫五六

略衍收出場然余嫌多成空套山谷最有此病不足為法

如出門一笑大江橫亦然

寄黃幾復 亦是一起浩然一氣湧出五六一頓結句與

前一様筆法山谷兀傲縱橫一氣湧現然專學之恐流入

空滑須慎之

道中寄景珍兼簡庾元鎮 前六句寄景珍七八簡庾

此等詩佳處
當於氣象
縱處觀之山
谷多環鍊則
尤難也

此詩句句頓挫不使一直筆順接三四言久不相見以單行爲對偶令人不覺五六兜回可謂奇勢不測結句意不甚醒

次韻奉寄子由 平敘起次句接得不測不覺其爲對筆勢宏放三四卽從次句生出更橫闊五六始入題敘情收別有情事親切言彼此皆有兄弟之思非如前諸結句之空套也 此詩足供揣摩取法 次元明韻也元明名大臨山谷兄

和高仲本喜相見 次句點題卻以首句跌襯起唐人多此法三四入高事實接法兀傲後半平衍而已

結句古人常談極應唾弃方氏拘拘題中示字尤可咲也

和師厚郊居示里中諸君 六句皆郊居事情景結句乃所示之意

次韻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 首二句先爲解釋識趣高人一等以下又極言其得意樂趣收足求田問舍不得已之心

次韻寅菴 通首皆寫寅菴自得之趣而措語清高不雜一毫塵俗氣讀山谷詩皆當以此求之世間一切厨饌腥螻意義語句皆絕去所以謂之高雅脫去凡俗在此

雲濤石 起句言此石點題次句分兩半上四字石下三字言雲濤三四一句濤一句雲五句石六句又雲濤七八

以雲濤言如在舟中值此時景全是以實形虛小題大做極遠大之勢可謂奇想高妙小家但以刻畫爲工安能夢

見此境

按姚選作雲谿石

次韻宋楙宗儻居甘泉坊雪後書懷 起四句敘宋族氏行歷仕不得志故云云五六儻居收切雪又貼書懷

次韻宋楙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觀翰林公出游

前四出游後四蘇公

次韻柳通叟寄王文通 起敘事往復頓挫後半雖衍而有遠趣

元明題哥羅驛竹枝詞 起二句突兀真密三四別樣五

六生辣六句作三種筆勢結句衍意竭無妙

題落星寺 此摹杜公終明府水樓音節氣味逼肖而別出一段風趣大約杜公無不包有山谷讀杜則可不必讀山谷然不讀山谷則不悟學杜門徑政可微會深思 此詩只以首二句爲主以下皆寫深屋之景而中有賦詩之翁在以上姚選盡此劉選可不錄

補遺

陸務觀

渡浮橋至南臺 起敘至南臺之由是從題前著神次句入題三四寫浮橋琢句奇闢五六至南臺語句俯仰生情

數語得之不
獨此詩凡古
今名人之作
皆如是也方
氏乃斤斤於
題中字畫不
大可嘆乎

六句七句皆
景也

收入自己兼映起句

晚泊 前四句情景交融五六晚泊之景收亦自然

黃州 此非詠黃州也胸中無限淒涼悲感適於黃州發

之起自詠三四即景生感五六寫行役情景收即黃州指

點以抒悲

綿州魏成縣驛中有羅江東詩云芳草有情皆礙馬好雲

無處不遮樓戲用其韻 前四西游情興五六魏成驛景

收所謂戲也

倚樓 倚樓而自傷老大也亦是直抒胸臆而有情無景

語乏含蓄使杜公為之必不似此然豪健自不可及

當於神氣縱
宕超忽處求
之否則不知
其妙境何在
矣筆意生新
四字與此詩
了不相干也
三四但豪語
耳句法并不
雄邁第四句
尤粗

登荔枝樓 起二興象華妙三四所以登樓之故五六登樓後留戀收意親切有味

南定樓遇急雨 起敘行迹三南定樓四急雨五六當前

景事收入思鄉而筆意生新

月下自三橋汎舟歸三山 起敘題三四有聲色繪景五

六細景入已收

成都大閱 起敘題兼寫景三四句法雄邁五六濟以和

緩收嫌太盡

山寺 從題前起三四境象逼真五六入已情事收意味

深長

六月十四日宿東林寺 通首情景交融收有奇氣
游修覺寺 一起敘游三四寺外所見五六因景地而感
時興慨收衍

自合江亭涉江至趙園 先敘所以至園之故所謂命脈
也三四涉江之景五六至園後景事清新

自芳華樓過瑤林莊 中二聯有致

題繡川驛 只首句道破正意以下將情事緯之遂爾一
往情深

將至京口 起句著題次句卻又掉轉不見痕跡三四舟
次之景五六京口以餘意作結第五句稍遜

沂谿 起所沂之地次沂谿之人三四拓開四句入正位
五六谿景結入已意

早自烏龍廟歸 起破早歸三四烏龍廟景五六歸途心
境收歸後情景

宴西樓 起句樓次句宴三四宴而動客思感時節五六
寫樓景事收既宴而歸

游山西村 以游村情事作起徐言境地之幽風俗之美
願為頻來之約

冬夜泛舟有懷山南戎幕 以泛舟起中四舟行夜景收
懷戎幕

出城 起敘出城帶寫景三句盪開微勒轉五六城外景
收意生新

西村 情景交融清空如繪佳製也

題湖邊旗亭 起敘時令次及游湖三四人地分點五六

湖景收乃游樂而題詩也

七十 後半雖佳究是凡調

寒食 起句精湛三四尤道勁

春日園中作 三四名句

秋夜 前半題正面後四感秋情思

秋思 起句秋次點人三四秋景以下所思之事

五六極爲奇
趣

姚氏塗抹第
六句吾謂五
句尤拙收淺
率
此收較勝以
其神氣迸出
也

新籬 句句簇新

初夏新晴 情韻溫醇

書憤 志在立功而有才不遇奄忽就衰故思之而有憤

也妙在三四句兼寫景象聲色動人否則近於枯竭

書感 前半興感之由五六開合自詠收兼及景亦是詩

家聲色處

書事 氣象彪炳一氣呵成然學之便嫌流易

枕上作 蒼鬱之氣溢於紙上

臥病書懷 前四病況五六書懷結縱筆自慨

病起小飲 琢句新巧

放翁只如此
殊傷平淡

此首佳以收
筆龍頓挫也

醉中戲作 狀少年豪舉與象勃然妙在五六兜轉收意亦不蕭索

安流亭俟客不至獨坐成詠 憶昔二字貫下六句結句挽回馬影一聯沈雄有切響

夢至成都悵然有作 務觀頽放之態於此詩大可概見秋夜思南鄭軍中 起勢崢嶸飛動餘亦往復頓挫

懷南鄭舊游 句法工鍊

因王給事回使奉寄 起己所處地情事四句入使五自詠作襯六句起下結寄王之意

兩泊趙屯有感 以旅情起次入泊舟三四雨五六趙屯

精整并不同放

風景結入己情

歸次漢中境上 從題前起次入歸三四漢中境上後半感時憂事

赴成都泛舟明年下三峽 吐屬大雅五六句法精警

留題雲門草堂 志和音雅

雪晴行益昌道中頗有春思 前四句搏縮周密五六寫春意兼引入己情收出場

舟行蘄黃間得便風有感 起二雨霽得便風三四奇警五六入己

秋晚登城北門 先敘題面三四切地寫景後半入己情

此放翁出色
之作
三四生氣奮
出千古常新

纏綿蘊藉

夜半千峰榭 沈雄蒼莽俯仰悲歌

夜泊水村 前六句自詠收二拍題

小舟過御園 起點御園

曳策 起點房園次曳策中四寫景切時五六切地

初夏閒居 起初夏次閒居三四夏景五六時事收入已

江樓醉中作 造句雄傑

春遊 繪景細膩而出以雅馴

萬里橋江上習射 起有遠勢三四寬博五六較遜收語

亦豪

此等語放翁
習見此首較
傑拔

感憤 起有建瓴之勢三四闊大五六題之正位收意舍
蓄無窮

後寓歎 收意沈痛

新夏感事 前半新夏後半感事情真語樸意境絕佳

聞猿 曲折盤硬將題面適到收句方行點出卻又不肯

一直寫盡此為斲輪手段

十二月初一得梅一枝絕奇戲作長句 骨冷神清是詩

家寫魂妙手

風順舟行甚疾戲書 一氣轉折道勁雄渾

泊公安縣 意亦猶是而以兀傲之氣行之便覺超脫凡

曰賦文盡意而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
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
使詠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
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
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蔓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
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詠者也嘉
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
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從戎殺氣雄邊塞客衣單
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
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

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
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皎然云詩人皆以徵古爲用事不必盡然也今且於六義
之中略論比興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卽象中之義凡禽
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關睢卽
其義也如陶公以孤雲比貧士鮑照以直比朱絃以清比
玉壺時人呼比爲用事呼用事爲比如陸機齊謳行鄙哉
牛山歎未及至人情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此規諫之
意是用事非比也如康樂公還舊園作偶與張邴合久欲
歸東山此敘志之意是比非用事也詳味可知愚謂比但

有物象耳興則有義義者因物感觸言在此而意寄於彼
知此則言外皆有餘味而不盡於句中如將軍舊壓三司
貴言盡而意亦盡於此矣無餘味劉賓客皆有味興在象
外也

詩不假修飾任其醜朴但風韻正天真全卽名上等子曰
不然無鹽闕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有德乎又曰
不苦思苦思則喪自然之質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
虎子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局成篇之後觀其氣
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氣足而不失於怒張力勁而不露情多而不暗意度槃礴

由深於作用勿以虛誕爲高古以緩漫爲沖淡以詭怪爲
新奇但見性情不覩文字蓋詣道極也

謝茂秦曰詩有三等語堂上語堂下語階下語上官臨下
官動有昂然氣象開口自別下官復上官所言殊有條理
不免局促之象若訟者罪囚說得極詳猶恐不能勝人愚
案堂上語者大家粗服亂頭皆有自得之象堂下語者名
家工妙句也階下語則如今俗人之詩牆陰屋角老夫老
媪駭童愚婦刺刺不休之言然學堂上語又易成客氣假
象必如杜公所云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斯爲真也
司空表聖云思無近痴竊謂陳后山時犯此病卽曹洞禪

所譏十成死句也

王小美云談詩者謂七言律不可一句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然作詩精神到處隨分自佳縱使犯此不覺痕跡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人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殊不厭重複

此理頗撲不

范德機云實字多則健虛字多則弱愚謂此亦不然如杜送鄭廣文東閣官梅李義山隋宮曲折頓挫全以虛為用先子評義山茂陵詩曰藏鋒斂鐔於宏音壯采之中七律無此法門不善學者便入痴肥一派此言用實字之佳處然樹以義山此詩仍賴數虛字撥掉不全用實字也惟楊

升菴詩則全是痴肥余不甚喜之

陸仲昭云事多而寡用之意多而約出之

杜公善於摹寫工於體物愚謂必力思此二事

王小美云少陵多變態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

險句有拙累句

謝茂秦曰立意易措詞難

詩宜擇韻宜忌粗俗字忠孝字不宜輕用愚謂亦在善用之耳

詩有三法事情景嚴羽譬之劊子手殺人直取心肝作詩知要緊下手處便了局得快也指此三者直取之也

不盡然

作詩本乎情景情景有異同摹寫有難易詩有二要莫切於斯觀則同於外感則異於內當力使內外如一出入此心而無閒也景乃詩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為詩以數言而統萬形元氣渾成愚謂情景有深淺摹寫有工拙措語有雅俗

詩乃摹寫情景之具情融乎內而深且長景耀乎外而真且實或則情多或則景多皆有偏而不融之病卽造化不完范德機曰善詩者就景中寫意不善詩者去意中尋景惟杜公情景勻稱江盈科論杜夔詩象境傳神使人讀之山川奇崛挺峙居然在眼

凡字異而意同者不可概用宜分乎彼此此先聲律而後義意如禽不如鳥翔不如飛蔡不如龜涼不如寒勿專於義意而忽於聲律

正言直述易於窮盡而難於感發人意託物寓情形容摹寫反覆詠歎以俟人之自得所以貴比興也

又貴實而虛之預說他時如杜十二月一日是也當衰偏說盛在此偏說彼如秋興是也在今說往日漢陂是也指古人說今人因今人弔古人因物以及人因送人及彼主人因假說真如題畫諸詩是也凡皆以避正說實說無味易盡也

李西涯云詩貴不經人道按此語須善會循是而爲之恐入於怪俗奇險入小家派語不驚人死不休意亦同人但造語奇倔耳

質而不俚所以可貴夔詩正以多俚耳然其佳者不可掩朱子不喜夔詩山谷專夔詩昔人聚訟不決吾以爲皆是也眞用功則自見之勿主一廢一

陸時雍言詩之病在過求過求則眞隱而僞行矣愚按過求二字不可解大約言勿太著意於一偏反使眞意眞相斷滅故舉爲才使爲意使爲詞使爲氣使諸病而又舉李嘉祐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飛不見人以爲上猶帶琢

下句則眞相自然矣可以此會之或爲才使或爲氣使或爲詞使或爲典故使或爲意使人有外藉以爲使者則眞相隱矣故詩不可偏過有所倚則客氣乘而眞意奪陸君所謂過也

謝茂秦曰得句不在遲速以工爲主造句遲則愈見其工詩不厭改貴乎精也作詩勿自滿有未工者若識者詆訶則易之作詩要割愛有相妨者離之雙美合之兩傷宜割愛置之再加沈思自得警句空同極苦思詩成一二句不工卽棄之愚謂句工不專造遲如朱子論秦少游可見但戒率意滑易耳又按陸士衡曰苟背義而傷道雖甚愛而

必捐吾鄉隱士賣菜翁告戴褐夫曰爲文之道割愛而已
皆可與茂秦言相發

凡作近體詩誦要好聽要好觀要好講要好誦之行雲流
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散綺講之獨爾抽絲此詩家
四關一關不過卽非作家愚謂尤在講之精深有法律運
用

詩有造化美玉微瑕未爲全寶是造化未完也

悲歡皆出乎興非興則造語不工歡喜詩興中得者宜短
章悲感詩興中得者更佳干言反覆愈長愈健熟讀李杜
全集方知無處無時而非興也

律詩中兩聯貴乎一濃一淡若中兩聯前濃後淡則可若
前後濃中淡則不可有八句皆濃者唐四傑有之八句皆
淡者韋孟有之愚謂五言八句可以皆淡七言則不可
平仄四聲有輕重抑揚之分凡七言八句起承轉合亦具
四聲歌則抑之揚之靡不盡妙如杜兵戈不見老萊衣此
如平聲揚之我已無家二句如上聲抑之黃牛二句如去
聲揚之此別二句如入聲抑之也夫平仄以成句抑揚以
合調揚多抑少則調勻抑多揚少則調促如杜朝元閣上
西風急都入長楊作兩聲上句閣急二入聲抑揚相稱歌
之則爲中和調矣王少伯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

影來上句玉不及色四人聲抑之太過下句一入聲歌則疾徐有節矣劉禹錫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上句四去聲揚之又揚歌則太硬

一句一意摘一句亦成詩一篇一意摘一句不成詩也

詩人養氣蘊乎內著乎外初盛諸家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峯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琴朱絃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淨如泰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芳潤如露蕙春蘭奇彩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學者能集衆長合而爲一則爲全味矣愚謂此不易言也惟子美能之耳有三說論品藻可以合

參今附錄於後

王歸叟云方回言學於前輩得八句云平淡不流於淺俗奇古不鄰於怪僻題詩不窘於物象敘事不病於聲律比興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見於成篇渾然不可鑄氣出於言外浩然不可曲盡心於此守而勿失

蔡條云有人答書生詩云百首如一首卷終如卷初譏其不能變態也愚謂今人刻集汗牛兼輒其稱佳者病皆若此不佳者勿論矣

胡荅溪云人得一節皆自名所長自杜甫渾涵汪洋千

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剩馥沾句後人多矣故元微之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秦少游云蘇李長於高妙曹劉長於豪逸陶阮長於沖淡謝鮑長於峻潔徐庾長於藻麗杜公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潔之資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外所不及焉

同則太熟不同則太生二者似易實難使其堅不可脫則能近而不熟遠而不生

戴叔倫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懷與衰鬢明日又逢春觀

點金成鐵令
人噴飯

此體輕氣浮如葉子金非錠子金凡五言律兩聯若綱目四條辭不必詳意不必貫此皆上句生下句之意八句意相聯連中無罅隙何以含蓄領聯雖曲盡旅況然兩句一意合則味長離則味短晚唐人多此句法因勉更六句云燈火石頭驛風煙揚子津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萍梗南浮越功名西向秦明朝對清鏡衰病又逢春

古人詩譬行長安大道不由狹邪小徑以正為趨則通於四海略無阻滯若李杜則飄逸沈重之不同行皆大步本朝有學子美太白者則不免蹈襲亦有避其故跡者雖由大道而跬步之間或中或旁或緩或急此所以異乎李杜

而轉折多矣夫大道乃盛唐諸公之所共由者予但由乎
中正自能成家

自然妙者爲上精工者次之此著力不著力之分學之者
不必專一而逼真也專於陶者失之淺易專於謝者失之
餽釘

鍊句須渾然一字不工乃造物之不完如許渾獨愁秦樹
老孤夢楚山遙此上一字欠工宜易羈愁秦樹老歸夢楚
山遙無可山春南去雁楚夜北歸鴻此亦上一字欠工宜
易江春南去雁關夜北歸鴻周朴巷有千家月人無萬里
心此中二字未工易巷冷幾家月人孤萬里心按茂秦所

改皆宜商

顧亭林曰詩言志詩之本也太師陳之以觀民風詩之用
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
有哀焉此詩之情也建安以逮齊梁辭人之賦麗以淫失
詩之旨矣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變者一代之文沿
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今取古人之陳言而一一摹倣之
可乎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之則失其所以爲我

馮鈍吟云庾子山詩太白得其清新杜公得其縱橫

昔人謂正人不宜作豔詩此說甚正賀裳駁之非也如淵
明閒情賦可以不作後世循之直是輕薄淫褻最誤子弟

如王次回朱竹垞名教罪人豈可託之周公東山之詠耶
李空同效義山作無題想見其胸中無識

皇甫子循云或謂詩不應苦思苦思則喪其天真此語不
然語欲妥貼字必推敲一字之瑕直害其句一句之累併
害其篇

王元美云七言律篇法之妙有不見句法者句法之妙有
不見字法者有俱屬象而妙者有俱屬意而妙者有俱作
高調而妙者有直下不偶對而妙者皆興與境詣神與天
會愚謂此惟杜公及山谷有之而不可輕擬黃鶴樓鸚鵡
洲亦是如此

勿和韻勿拈險韻勿用傍韻勿偏枯勿求理勿搜僻勿用
六朝強造語勿用大歷以後事

大歷高岑王李之後才情所發偶與境會了不自知其墮
者如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礪溪夢裏山鴻雁不堪愁裏
聽雲山況是客中過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
非不佳致已隱隱逗漏錢劉出來至百年強半仕三已五
畝就荒天一涯便是長慶以後手段吾故曰衰中有盛盛
中有衰各各含機藏隙盛者得衰而變之功在創始衰者
得盛而沿之弊在趨下

律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為律者然非多

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

李西涯楊鐵崖都作樂府何嘗是來

李東川七律最響亮整肅

許身稷契衙官屈宋又不足言矣

大美刻意杜陵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愚謂此語今人多不悟余七律亦犯此病當極思變以進

詩不惟體顧取諸性情何如耳若不惟性情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不經人道語非他日陳言乎萬古常新只有一真耳

嚴首昇曰七言下三字須出上四字意外二句中勿將下

句作上句注古詩亦然

元次山苦直易詳盡無餘可蓄又往往題佳於詩使觀者失望於詩又有詩複於序之病人皆喜其序予正嫌其多一序也序與詩宜互見不宜重見詳略異同自有法

近體收煞宜老古體煞句宜活涪翁云如雜劇然要打諢出場然亦見戲不得要令人快不宜令人作笑柄

偷襲是詩家首禁王摩詰佳處強半襲舊故摩詰詩不可再襲

遇物抒懷或慈或俠或憤或適是有萬物皆備反身而誠之實愚按此亦惟杜公有然秦中雜詩二十首可見

古人事詞在經史中如嘉樹怪石在山海中移入詩文便如在園亭中李杜園亭大他人小採花石者須於山海勿於園亭

謝茂秦曰搥金爲葉氣體輕不如錠子金劉隨州五言長城與少陵比則輕重不侔

宋漫叟云東坡善用事既顯易讀又切當

古人詩不厭改所以有日煨月鍊之語

呂居仁云詩貴警策但晉宋人專致力於此又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

爲詩常患意不屬卽不若且休

謝無逸謂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亦有雕琢語到極至處

學古人詩須知其有短處如子美有近質處東坡有汗漫處山谷有太尖巧處

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譚入卻又打猛譚出也

詠物詩不待分明說盡只髣髴形容自然已到如義山雨詩撼撼度瓜圃依依傍水軒東坡云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然如魯直猩毛筆用事切當又必此詩也

潘邠老言七言詩第五字要響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返

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圓荷浮小葉
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余卻以為字字
當響

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頗改功夫自進歐公作文
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山谷長年多定前作

周竹坡云作詩正欲寫所見不必過於奇險因舉杜公夜
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當身見之乃知其妙

有明上人作詩甚艱求捷法於東坡坡作兩頌與之云字
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相涉衝口出
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余謂此二法

南豐詩不可
謂不工

皆須活參如曾南豐中前一病而謝鮑以此得之白傅東
坡得後一說之妙而俗人以此失之不得執著此語

張正民云篇章以含蓄天成為上破碎雕鏤為下西崑非
不工而弄斧操斤太甚長吉非不奇而牛鬼蛇神太甚

精粗不可不擇也不擇則龍蛇蛙蚓相雜矣

斯文盛於漢魏衰於齊梁樹按杜公云縱使王楊操翰墨
劣於漢魏近風騷又云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
塵杜公意屈宋當攀但不可沿其流弊至為齊梁耳始終
薄齊梁言王楊尚不至此又論杜公無美不備有窺其一
二便可名家况深造而具體者乎由表臣之言則李及韓

蘇實皆未能及也

姜白石曰詩有氣象體面血脈韻度氣象欲其渾厚體面欲其宏大血脈欲其貫穿而忌露韻度欲其飄逸而忌輕雕刻傷氣若過拙而無委曲又不是

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難說處一語而盡易說處莫便放過僻事實用熟事虛用說理要警切說事要簡要說景要活見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

小詩精深短章醞藉大篇要布置開合

詩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

亦由不熟玩前人

學有餘而約以用之意有餘而約以用之乍敘事而閒以議論方寫景而夾映情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

篇終出人意表或反終篇之意愚按卽所謂出場也

三百篇美刺箴怨皆無跡

語貴含蓄坡公云言有盡而意無窮天下之至言也意中有景景中有意

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

波瀾壯闊如在江湖中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如兵陣方以爲正又復是奇方以爲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

意似妄分

而法度不可亂愚謂此惟長篇宜之

意格欲高聲調欲響始於意格成於句字

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礙而實通曰理高妙意出事外曰意高妙寫出幽微如清潭見底曰想高妙自然天到曰自然高妙愚謂意與想二句混似意在事中忽出事外為意高妙想在意中忽出想外為想高妙如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是意想俱高妙也

韋穀云李杜元白大海混茫風流挺特愚謂今當改曰李杜韓蘇而去元白

嚴滄浪曰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

詩之法有五曰體制曰格力曰氣象曰興趣曰音節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其用工有三曰章法曰句法曰字眼詩之極致其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莫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蓋寡矣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

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

學詩先除五俗一日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
五曰俗韻 有語忌有語病語病易除語忌難除語病古
人亦有之惟語忌則不可有 須是本色須是當行 對
句好可得結句好難得發句好尤難得 發端忌作舉止
收拾貴在出場 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

下字貴響造語貴圓 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語貴脫洒不可拖
泥帶水 最忌骨董最忌趁貼 語忌直意忌淺脈忌露
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 須參活句勿參死句
詞氣可頡頏不可乖戾 律詩難於古詩絕句難於八句

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 學
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
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
頭是道矣 詩之是非不必爭試以已詩置之古人詩中
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則古人矣

盛唐人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人詩亦有一二可
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概耳 唐人與本朝詩未論工拙
直是氣象不同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而
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大歷
之詩高者尙未失盛唐下者漸入晚唐矣晚唐之下者亦

墮野狐外道鬼窟中 詩有詞理意興南朝人尙調而病
於理本朝人尙理而病於意興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
漢魏之詩詞理意興無跡可求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之類謝所
以不及陶者康樂之詩精工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 謝
靈運之詩無一篇不佳黃初之後惟阮籍詠懷之作極爲
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惟左太冲高
出一時陸士衡猶在諸公之下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
中子獨取顏非也 建安之作全是氣象不可尋枝摘葉

靈運之詩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是以不及建安也 謝
朓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當觀其集方知之 少陵詩
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然皆制勝之師也 少陵詩
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
大成也 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
多率然而成者學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 李杜數公如金翅擘海香
象渡河下視郊島輩直蟲吟草間耳 高岑之詩悲壯讀
之使人感慨孟郊之詩刻苦使人讀之不歡楚詞惟屈宋
諸篇當讀之外惟賈誼懷長沙淮南王招隱操嚴夫子哀

時命宜熟讀此外亦不必也 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
尤妙前輩謂大招勝招魂不然 讀騷之久方識真味須
歌之抑揚涕淚滿襟然後爲識離騷否則如夏金撞玉耳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退之李觀皆所不及若皮日
休九諷不足爲騷 韓退之琴操極高古正是本色非唐
賢所及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唐詩僧有法震法
照無可護國靈一清江無本齊己貫休也 集句惟荆公
最長胡笳十八拍渾然天成絕無痕跡如蔡文姬肺腑中
流出愚按滄浪論詩亦有精當可取惟不脫言詮知解不
得詩之體用本原耳

歐陽公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
精意相高如周朴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
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嘗謂予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
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
意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
蕩豈不如在目前乎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

自西崑集出詩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

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病如子儀作
年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
何害於佳句也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
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
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
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
韻乍還乍離出入迴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
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
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

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驅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
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朱子曰杜公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
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須
看西晉以前皆佳

劉琨詩高東晉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才健其詩乃
選之變體太白專學之

淵明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

蘇子由愛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
法某卻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卻有力放翁論

劉長卿詩云千峯共夕陽佳句也近時僧癩可用之云亂山爭落日雖工而窘不逮本句

齊梁閒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唐明皇資稟英邁只看他做詩出來是甚麼氣魄如早渡蒲關多少飄逸氣概便有帝王底氣態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古風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

太白五十篇古風是學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處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詩到此句云不足為法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

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己平時出行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成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下筆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

今人事事所以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波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

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看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詩一日做百首也得

羅景綸云詩莫尙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是不會隳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

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也草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鳥飛燕語而喜己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雁影來聯塞上鵲鴿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王九溪云詩發乎性情則精神自暢三百篇所以動人者此也否則不樂而強笑終不解頤不衰而強悲終不下涕

矣

文章必以理勝詩賦乃文之有韻者耳亦文也如六經義理之深微諸史成敗之炯戒苟窮其旨則議論縱橫滾滾不竭倘胸無根柢而徒取塗於五七言中縱極工緻風骨不凝尋味甚短不過潘陸牢籠中物耳於陶杜韓蘇諸大家之風弗之悟解矣

立言必關世教或自寫其襟懷或酬答往來或感物而賦皆不詭乎正道方不悖於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教故小物亦可寄情遊戲亦可遣興但其歸宿必有勸戒之意言方有得

用事全貴能化大家用事全不見餽釘之跡大抵質用不如借用明用不如暗用正用不如翻用整用不如折用順直不如側逆腐者新板者活生者熟熟者生直者揉之散者鍊之以我用事不爲事所用

詩貴慎言古人歌詠時事立意忠厚出言微婉誦之令人得之言外所謂無罪而足戒也後世輕薄子怨望譏刺幾於詈罵往往賈禍吾輩值此盛世偶有規諷要不可有一毫出位之意此士大夫立命之一節

詩有通首寫景而實句句言情者杜公東屯月夜寫飄泊景況妙在先安抱病漂萍老五字爲起句以後句句寫景

實句句寫情矣愚謂此意須解不止此一首足法也

雙聲疊韻亦有一定之法如出以雙聲必以疊韻對否則各自對亦可杜公多此等句

詩有用事習熟者宜戒如吹笛用落梅折柳子夜歌用蓮子梧桐用鳳凰須用翻新爲妙耳

駱賓王詠螢卽用螢事鍾伯敬譏之似刻然如杜公詠螢兩作何等深遠洒落愚謂凡詠物者以此爲鑒

贈送酬答之詩有主人者宜及其主人

凡詩寫事境宜近寫意境宜遠近則親切不泛遠則想味不盡作文作畫亦然

序後有詩賦後有詩定須別出一意補文中所未及作史
論墓碑銘亦然

題目繁雜者必辨其主腦如散錢之有串愚謂此非深於
文事者不解

題事繁雜不必纖悉備記但就其事而衡量之或舉重大
以該輕小或即輕小以見重大總要得其竅會愚按九溪
諸論惟深於文理者知之迥非嚴羽王阮亭朱竹垞輩所
夢見嚴羽所論禪悟如猜謎見鬼所論源流體裁政九溪
所論取塗於五七字中也必如朱子之論及九溪所言乃
青天白日腳踏實地不倍於聖人言詩之本

沈確士云事難顯成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比興
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歡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
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
情難矣

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
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
朱子云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書趣味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韻語以傳之若胸無感觸
漫爾抒詞亦復何味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者非詩也然所謂法者

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法不以意
運之則死法矣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
臨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不存也

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己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轉以
涇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耶杜子美在山泉水
清出山泉水濁亦然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為倡獨倡無和
總篇終為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
詠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意

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其求餘情動人何有哉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子其去徐徐往往於回
溯曲折處感人是即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
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
失其源太肖則祇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
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以變
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慷慨欲息矣淵明停雲時
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愚謂淵明四言意深於辭脈
理精蘊尋繹愈永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
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
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五言長篇難於鋪敘鋪敘中有峯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
篇難於收斂收斂中能含蓄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
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爲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
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愆

麗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款款感悟俱存無急言
竭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
也是爲五言之祖

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
怊悵而纏綿也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
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
言初無奇闕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
國風之遺

漢魏詩只是一氣盤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詩運升
降之別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池塘生春草澄江
淨如練紅藥當階翻月映清淮流芙蓉露下落空梁落燕
泥情景俱佳足資吟詠然不如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

忠厚悱惻得遲遲我行之意

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者敘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連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步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冲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並稱銖兩未敵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

自有此說而
近代遂有專
宗孟詩者至
欲抗孟於韓
上而不知其
怪誕也
遺山之論為
最確耳

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毋乃太過 韓孟聯句可偶一為之連篇累牘有傷詩品

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下隨手波折隨步換形蒼蒼莽莽中自有灰線蛇蹤蛛絲馬跡使人眩其奇變仍服其警嚴至收結處紆徐而來者防其平衍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氣促不妨作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論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惟張文昌王仲

初樂府專以口齒利便勝人雅非貴品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

李太白之明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盛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橫排奐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起手貴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甲滿天地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

其來令人驚絕

中聯以虛實對流水對爲上卽徵實一聯亦宜各換意境略無變換古人所輕卽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嘗不是佳句然王元美以其寫景一例少之至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宋人已議之矣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難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體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極詩中變

態

三四貴勻稱承上斗峭而來宜緩脈赴之五六必聳然挺
拔別開一境上既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崔司勳贈張都
督詩出塞清沙漠還家拜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風霜臣節
苦歲月主恩深杜工部送人從軍詩今君渡沙積累月斷
人烟和平矣下接云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泊岳陽城
下詩岸風翻夕浪舟雪洒寒燈和平矣下接云留滯才難
盡艱危氣益增如此拓開方振得起温飛卿南山早行於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下接解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
周處士樸賦董嶺水於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下接云

此論極爲扼
要

過衡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便覺直踏下去

中二聯不宜純乎寫景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
歸浣女蓮動下漁舟景象雖工詎爲楷模至宋陸放翁入
句皆寫景矣

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張燕公不作
邊城將誰知恩遇深就夜飲收住也王右丞君問窮通理
漁歌入浦深從解帶彈琴宕出遠神也杜工部何當擊凡
鳥毛血洒平蕪就畫鷹說到真鷹放開一步也就上文體
勢行之

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

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
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
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
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為龍跳虎卧之筆
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
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奇不見字
法者也

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翦彩為花
全無生韻弗尚也

晚唐人詩鷺鷥飛破夕陽烟水面風回聚落花菱荷翻雨
潑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蠊洞庭湖
詩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綠楊一語分明柳
巷小景賦洞庭湖宜爾耶破字撲字聚字潑字求新在此
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長律所尚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
合相生不露鋪敘轉折過接之跡使語排而忘其為排斯
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
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為
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為

淺率家奴效顰温李以下又無論已

七言長律少陵開出然清明等篇已不能佳何況學餘步乎

絕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爲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旗亭妓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於天籟者乎著意求之殊非宗旨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淡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境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祐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王龍標絕句深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弦指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昌齡葡萄美酒爲壓卷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渾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無有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峯前柳宗元之破額

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煙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錫鉛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仙游戲窮極變化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元遺山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寰中猶之邾莒已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比喻拙於莊語

劍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粗今體近滑遜於杜之沈雄騰踔耳明代楊君謙本朝楊芝田專錄其

歎老嗟卑之言恐非放翁知己

朱子五言不必嶄絕凌厲而意趣風骨自見知為德人之

音虞楊范揭四家詩品相敵又以漢廷老吏伯生自評其詩為最

他如吳淵穎之兀冪迺易之之流利薩天錫之穠鮮耀豔

故應並張一軍趙王孫暨金華諸子聲價雖高未宜並駕

元季都尙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撫杜韓高季迪

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步履未化故變

元風則有餘。追大雅則不足也。要之明初辭人以二公為

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志道以寧次之徐幼

文賁張來儀羽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舉於北郭十

子中初非通論

永樂以還崇台閣體諸大老倡之眾人應之相習成風靡

然不覺李賓之

東陽

力挽頽瀾李

夢陽

何大復

繼之詩道

復歸於正李獻吉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仲默秀朗俊逸
回翔馳驟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駸駸乎三代之盛
矣錢牧齋信口倚撫誚其摹擬剽賊同於嬰兒學語至謂
讀書種子從此斷絕此爲門戶起見後人勿矮人看場可
也按兩人學少陵實有過於求肖處錄其所長措其所短
庶足服北地信陽之心王元美天分既高學殖亦富自珊瑚
木難及牛溲馬勃無不有樂府古體卓爾成家七言近

體亦規大方而煅煉未純且多酬應牽率之態李于鱗擬
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詆諆之口而七言近體
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沙並見自足名家過於回護
與過於招擊皆偏私之見耳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煉氣逸
調高集中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閒人吹五更笛月照萬
家霜絕漢兼天盡交河蕩日寒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
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武選一章隨題轉折無跡
有神與高青丘送沈左司詩並推神來之作

寫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慘淡經

營詩道所貴倘意格閒架茫然無措臨文敷衍支支節節而成之豈所語於得心應手之技乎

古人不廢煉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樸字見色近人挾以鬪勝者難字而已

小小送別而動欲沾襟聊作旅人而便云萬里登陟培塿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良哲以致本居泉石更懷遯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之立言皆爲失體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詩惡有數者之患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

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均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樸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

太冲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已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爲千秋絕唱後人黏著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非詩格也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爲墮入惡道

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云洒落君臣契飛騰

戰伐名簡而能該真史筆也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為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據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避雷同勦說此別行一路法也

遊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稱之蜀中山水主險隘杜工部稱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稱之略一轉移失卻山川真面

杜公真是千古至鷓鴣之句何神韻之有

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德性之調良俱為傳出鄭都官詠鷓鴣則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宗可瞿佑之流直猜謎語耳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黏畫上發論如題畫馬畫鷹必說到真馬真鷹復從真馬真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為式又如題畫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寫出登臨憑弔之意題畫人物有事實可指者必發出知人論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題數首又合數首為章法有起有結

有倫序有照應若闕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見體裁陳思贈
白馬王謝家兄弟酬答子美遊何將軍園之類是也又有
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錯雜總述累累子昂感遇太白
古風子美秦州雜詩之類是也後人一題至十數章甚或
二三十章然意旨辭采彼此互犯雖構多篇索其旨歸一
章可盡不如割愛之爲愈已余常不喜海峯春日
雜感七律十一首
詩中韻脚猶大厦之有柱石也此處不牢傾折立見故有
看去極平而斷難更移者安穩故也安穩者牢之謂也杜
詩懸崖置屋牢可悟韻腳之法
律詩起句可不用韻故宋以來有人別韻者然必於通韻

中借入如冬韻詩起句入東支韻詩起句入微是也若庚
青韻詩起句入眞文寒刪先韻詩起句入覃鹽咸亂雜不
可爲訓寫景寫情不宜相礙前說晴後說雨則相礙矣又
不可犯複前說沅澧後說衡湘則犯複矣卽字面亦須避
忌字同義異者或偶見之若字義俱同必從更易

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改則弊病去長吟則神味出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卽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
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爲主而
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近代專以此見長名曰
日和韻實則趁韻宜血脈橫互句聯意斷也有志之士當不

囿於俗

毛稚黃曰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澀之韻可無作也昏昏長夜解此豁然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為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己之性情流露於中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蘇東坡曰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詩用韻必須偶數

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大雅駢九章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此最為文之高致若杜子美哀江頭古詩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遺法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記事寸步不遺猶或失之矣

詩人才不逮意愚謂今人並無意又無意又無才又無學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得詩人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淵明子厚之詩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若中邊俱枯亦何足取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莫不知其甘苦能分別中邊者百無一也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如綠樹連邨暗黃花
入麥稀棋聲花院靜幡影石壇高非目驗不知其工但恨
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
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蘇子由曰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
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
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
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
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
首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

白詩自有理
致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
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得猛士守四
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
哉
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
疆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
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
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
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孔子稱顏

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卒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蔡天啟云荆公每稱老杜鈞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以爲用意高妙五字之楷模也他日公作詩得青山捫蝨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涵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予嘗謂學詩解此當與渠同參
歐陽文忠詩始矯西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

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往往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

詩下雙字極難須使五言七言之間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唐人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或曰此本爲李嘉祐詩王摩詰竊取之非也此兩句好處正在添漠漠陰陰四字此乃摩詰爲嘉祐點化以自見其妙如嘉祐本句但是詠景耳人皆可到要之當令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與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等乃爲超絕

詩之用事不可牽彊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詞

此病不在截
去劍字在三
尺與實平本
無關聯故與
下句不稱耳

爲一莫見安排鬪湊之迹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唐彥謙詩
以其用事精巧對偶親切黃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亦不以
楊劉爲過如彥謙題漢高廟云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
民盜一抔雖是著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或可略土
字如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
尤不成語余數見交游道魯直意殊不可解蘇子瞻詩有
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輓六鈞亦與此同病六鈞可
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按三尺本漢書
高帝紀亦自可用但此論不可不知
蘇子瞻嘗兩用孔稚圭鳴鼃事如水底笙簧鼃兩部中山奴

婢橘千頭雖以笙簧易鼓吹不礙至已遣亂鼃成兩部
更邀明月作三人則成兩部不知爲何物亦是歇後故用
事寧與出處語小異而意同不可盡牽出處語而意不顯
也

劉季孫平之子能作七字詩家藏書數千卷善用事送孔
宗輪知揚州詩有云詩書魯國眞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
多稱其精當爲杭州鈐轄子瞻作守深知之後嘗以詩寄
子瞻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子瞻大喜在
潁州和季孫詩所謂一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
蓋記此也

古今人用事有趁筆快意而誤者雖名輩有所不免蘇子瞻石建方欣洗踰厠姜龐不解歎蚬蟻據漢書踰厠本作厠踰蓋中衣也二字義不應顛倒用魯直啜羹不如放麋樂羊終媿巴西本是西巴見韓非子蓋貪於得韻亦不暇省耳

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合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拘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

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讀古人詩多意所喜處誦憶之久往往不覺誤用爲己語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此韋蘇州集中最爲警策而荆公詩乃有綠陰生晝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閱唐詩多於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觀百家詩選可見也如蘇子瞻山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誤用直是取舊句縱橫役使莫彼我辨耳

王亦敢用章句而別對之

荆公詩用意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止可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之類皆漢人語也此惟公用之不覺句窘卑凡如周顥宅在阿蘭若婁約身隨窳堵波皆以梵語對梵語亦此意嘗有人面稱公自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之句以爲的對公笑曰伊但知柳對桑爲的然庚自是數蓋以十千數之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原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兩細著水面爲漚魚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則

伏而不出矣燕體輕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有輕燕受風斜之語至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以不礙其氣格超勝使晚唐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波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之體矣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常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歷三司貴相國新兼

上句未錄下
句自佳

雙鳥詩末子
說最是

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劉禹錫賀晉公
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語遠而
體大也愚謂夢得此句亦麤不足法

韓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嘗以問蘇子容云意似是指佛
老二學以其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杜子美病柏病橘
枯櫟枯枿四詩皆興當時事病柏爲明皇作與杜鵑行同
意枯櫟比民之殘困則其篇中自言矣枯枿云猶舍棟梁
具無復霄漢志當爲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結
實小酸澀如棠梨末以比荔枝勞民疑若指近倖之不得
志者自漢魏以來詩人用意深遠不失古風惟此公爲然

不但語之工也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靈運爲初日芙蓉沈
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
所能爲而精采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
可以當此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虛寫便利流動無礙然
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到此地豈
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
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詞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
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愚謂風騷亦
何嘗定如此

劉貢父云詩以意為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翻成鄙野可笑唐韓吏部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又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

唐子西云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此桃源記言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元亮而其尤也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者亦語病也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

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子亦云詩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往往舍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

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神溝詩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怫然而去皎然度其必復來乃書中字握掌內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視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蘇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

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
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饑則蛟食其肉矣

大約大才無
所不可小才
則處處病痛
當從本源分
別耳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詞如杜子美北
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
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愚謂此語宜分別

葉石林云王荆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
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牽排比處
舉世奔命去做詩無一人做成緣是不識之故愚謂所以
如此緣是不遜志好學之故偏才小慧器淺氣浮稍有微

能驕滿自足既不深求古人又不虛受今人地醜德齊莫
能相向心中本無真知何能識真邊見偏見顛倒見糝亂
黑白舉世擾擾聞曹無明可哀也哉

不知詩病何由能詩不觀詩法何由知病愚觀近代人詩
文集除一二真作家外多是俗淺陋或亂雜無章或用
事下字不穩不確或取境命意不切不倫既無句法又無
章法其間有為衆所推與稱美者大抵亦是意詞淺近習
熟雷同為凡人意中所能有凡人筆下所能到所謂雞有
五德君猶淪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譬如雅烏犬豕
戶巷皆是無有義意才筆氣格出塵境象出人意表令人

眼明無由刮目與作人一般但在眾人耳目前作一無大破綻之人而已第不爲大憨悖惡耳直可便許之爲聖賢英傑非常之士哉故愚平日閱人文字率少可多否友人或以是病余要之亦是友人不能真識得好不好之故推之文字楷法義理政事皆然 凡閱人一部文字全集中如有一二篇眞合作則其餘必皆可觀否則縱有可取而非眞合作則其餘必無取此如容光觀瀾見驥一毛卽知全體亦緣眞僞無二理一眞則皆眞一僞則皆僞人心如印板不容有異印也余年七十始分明見得如此義理德行政事皆然 詩文無頓挫只是說白話無復行文之妙

頓挫者橫斷不卽下欲說又不直說所謂盤馬彎弓惜不發若一直滾去如駿馬下坡無控縱之妙成何文法如杜公聞收河南北第二句第三句四句皆頓挫也至六句始出題如水潑洞停蓄忽又流下此惟太史公文及杜詩最得此法 今專以興與景聲響氣象偉麗不驚人不休爲詩而後義意及用事專講文法以頓挫沈鬱爲主非苦思不能避滑易輕浮

惠洪冷齋夜話云東坡嘗曰淵明詩初看若散緩熟看有奇句如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門隙又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靄靄遠人邨依依墟

里烟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其妙造語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知悟而俗人亦謂之佳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夜半潮又曰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簾幕千絲雨落日樓臺一笛風皆如寒乞相一覽便盡初如秀整熟視無神氣以其字露也東坡作對則不然如日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之類更無齟齬之態細味對甚的而字不露山谷云詩意無窮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

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如鄭谷十月菊曰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章雄深健雅者其氣長故也會子固曰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

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其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

遜齋云凡詩之詠物雖平淡巧麗不同要能以隨意造語為主

先夫曰此
段上有缺

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宜其言難
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外傑作
寥寥略可觀矣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
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見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
也其喜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卽下而賈島李
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島李洞者存儻詞可餽貧
工同聲悅而性情面目隱而不見何以使尙友古人者讀
其書想見其爲人乎

昭昧詹言卷二十一終



